德·韩斯卡夫人的态度如何，我们只获得一些暗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关系并非处于最佳状态。起先她对这位著名诗人心向往之，巴尔扎克对她崇拜，她感到受宠若惊，十分受用。然后巴尔扎克就当上了“逗乐的小丑”,总能让人开心的陪客，这批“寻欢作乐者”小组聪明的陪同人员。而现在巴尔扎克干脆就是个负担。这两个渴求享乐的女人，女儿和母亲，几个月以来一直兴高采烈地想到基辅去参观一年一度的年集，在城里已经租下了一幢住宅，马车、仆人和设备都已事先送了过去。她们为此买下了几十套新装。可是现在因为巴尔扎克生病——或许也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只好把这个项目一再推迟。巴尔扎克因为肺炎卧病在床，他唯一的娱乐乃是，看两位女士时而向他展示她们的新装，她们就打算穿着这些衣裳驱车前去寻欢作乐。

巴尔扎克在给家人的信件里，当然还继续像赞美一位仙女似的热情赞美他的埃娃以及她那实际上相当肤浅和颇为傻气的女儿。可是当时他想必十分孤独，就像置身于冰窖之中。他和这些娇生惯养、只想玩乐的女人呆在一起，一定感到非常生分。因此突然之间，他又想起了他的故交旧友。几年来，德·韩斯卡夫人几乎把他其他朋友都排挤了出去。巴尔扎克几乎没给茹尔玛·卡罗再写过信，这是他女友当中最为忠诚、最善解人意的一个，他青年时代的伴侣。现在他又回忆起茹尔玛曾经多么体贴地照顾过他。他于是设想，要是茹尔玛在如今这种情况下，会对他如何关怀备至。

当然!巴尔扎克这么久没有给她写信，以致他常用的“Chère”(法文：

亲爱的)或者“Cara”(意大利文：亲爱的)都写不出来。他这样开头：

“我的非常亲爱、善良的茹尔玛夫人”,就仿佛写信给一个业已十分生疏的朋友，然后才慢慢地又找到了旧日亲切的语气。我们感到在他的字里行间有一股深深的哀愁：

“我的外甥女和我的妹妹，两次把关于您的非常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了我。我没有回信，是因为我那时根本写不了信。我当时已离死不远………这是一次可怕的心脏病发作，起因是十五年过度的劳累。八个月来我就这样生活在这里，由一位医生照料我，在这乌克兰腹地能找到这样一位医生，真是令人惊讶。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夫，就在我寓居的我朋友的府邸和庄园里行医。我受到的治疗，因为我得了那种邪恶的热病而中断——人称‘摩

346

尔道寒热病’——这种寒热病来自多瑙河畔的沼泽地带，经过敖德萨，进而侵击草原地带。我受到感染的那种病叫做间歇性脑病，持续了足足两个月。八天前我才恢复到可以继续治疗我的慢性心脏病的程度。前天我的两个外甥女寄来一信，说您，亲爱的茹尔玛，您希望保留您在弗拉派斯勒的房子，虽然您卖掉了那里的田产。

“弗拉派斯勒和卡罗夫人这几个字极为强烈地勾起了我所有的回忆。尽管医生禁止我使劲，哪怕就是使点劲写信也不许。可我还是要告诉您，为什么、什么缘故，我从去年二月起就没法给您写信，除了几封生意上的信函之外。我必须告诉您，您不要以为，我忘记了我真正的朋友们，您应该知道，我从未停止过想念您，爱您，在这里也谈论您。这里的人从1833年起就认识我们共同的朋友波尔谢①……

“从五十岁的高度来看，生活是多么不同!我们往往离开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相去多么遥远!您还记得弗拉派斯勒，我在那儿如何把代斯格蕾夫人催眠?我想，从那以后我又把许多人都催眠了。可是从那以后，我把多少多少幻想都抛弃了啊!请相信我，从此以后，除了眷恋之情与日俱增之外，我在其他方面没有多大进展。邪恶多么迅速地直往上冲，多少障碍一直横亘在通往我们幸福的路上!真的，我真的对人生感到厌恶。三年来我一直在为我构筑一个小巢；上帝啊，这已经花掉我一大笔财产，——但是那对小鸟又在哪里?它们什么时候迁入小巢?岁月流逝，我们日益衰老，一切全都枯萎褪色，甚至我小巢中的布料和家具也是如此。您瞧，我的爱，并非一切都呈现玫瑰色，甚至对于那些似乎生活在幸运之中的人也是如此……”

德拉诺依夫人②多次把巴尔扎克从债务中拯救出来，而他从未像样地向夫人表示过谢意，现在他也写信给这位夫人。他永远也不可能还清他欠下的金钱，似乎感到有一种朦胧的欲望，还能及时地还清他欠下的爱情和感激之情。也许巴尔扎克自己已经知道，他已没有指望。

① 奥古斯特·波尔谢，法国画家，巴尔扎克的朋友。在本书第六章中提及。

②参看本书第九章，德拉诺依夫人如何帮助巴尔扎克脱离困境。

347

第二十五章 结婚、还乡

也许巴尔扎克预感到了他的状况如何。但是他的医生们肯定知道，他已无药可救。我们可以假定，医生们一定把他们的意见坦率地告诉了德·韩斯卡夫人。现在夫人心里有底，这个婚姻时间不会很长。她便决定满足这个追求了她这么多年的男人的最后愿望，他一生中最心爱的愿望。夫人知道，走这一步不会再有任何危险，巴尔扎克想挥霍也挥霍不到哪里去。这个“善良的巴尔扎克”变成了“可怜的巴尔扎克”,她心里油然而生某种同情心，就像那些高贵的夫人对得了重病行将就木的一个多年忠仆怀有同情那样。于是婚礼终于准备在1850年3月举行。

举行婚礼的地点定在贝尔狄彻夫，这是附近最大的一个外省城市。春天，这对新婚夫妻将前往巴黎，搬进那幢终于装修完毕的新居。幻想家巴尔扎克心急如焚，他的焦躁不耐的情绪，最为充分地表现在他从远方发出的那些关于迎接新人而做的一系列指示里面，有份详细的报告寄给他的母亲：

“你将在一个中国大瓷盘里找到香榭丽舍大街上一个花店老板的地址。这个盘子放在最高一层楼的第一个房间里，靠近镶嵌房门的那座客厅，就搁在一口褐色柜子上面。这个老板在1848年就拜访过我，我们商定，他将一连十四天提供鲜花装饰我的新居。他答应我收取订货一年的价钱，那就是全年六百至七百法郎。我当时出行在即，没有付钱。等有了这笔钱，并在有关的女士表示了首肯之后再付。她喜欢鲜花，这我知道。倘若花店老板着手用鲜花装饰房子，那我们就有了谈判基础。你就可以和他进一步商谈，确定一个有利的价钱。你得注意，看他是不是提供真正美丽的鲜花，你对他得多留点神。

348

“下面这些地方得摆放鲜花，首先是第一间屋里的那张供花的桌子，第二是那间日本客厅，第三是有穹顶的那间房间里的两个花架，第四是穹顶下面的灰色房间里，壁炉上面用非洲木料制成的几个插花小台子。第五，楼梯间平台上那两个大花架。第六，由伏伊歇尔安装上去的两个大盘子里的木头小花架。”

他还没有结婚，在搬进新居之前几个礼拜就作出这样的安排。可以看见，在这个病人身上想象力还多么奇妙地发挥着作用，他的记忆力多么精准地记起最微小的细节。他记得每一件家具，知道每一个花瓶、每一个花架搁在哪里。在巴尔扎克脑子里，他已身在幸运大街，远远赶在他的婚礼和他的长途归程之前。

3月14日，在乌克兰的外省城市贝尔狄彻夫的圣女芭芭拉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庆典得悄然进行，要避免引起外界的注意，没有邀请任何人，也没通知任何人。早上七点，还在半明半暗的破晓前的朦胧之中，仪式便开始举行。大家原来希望西托米尔主教能亲自莅临庆典，但是他没有前来。有个名叫斯察鲁斯基伯爵的显贵修道院长主持这对新人的婚礼，这至少使巴尔扎克感到满意。作为证婚人出席婚礼的只有院长的几个亲戚和从此成为女婿的姆尼斯彻希伯爵。庆典一结束，他们就驱车返回维尔肖夫尼亚，夜里近十一点他们才回到家里，累得要死。

过了几天，又一个早晨——幸运似乎又使巴尔扎克恢复健康——巴尔扎克坐在书桌旁，又一次以拿破仑的风格写出了他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最伟大的一次胜利的公报。他写信给他母亲、妹妹，给他朋友和医生纳戛尔大夫和茹尔玛·卡罗夫人。

也是在这封信里，巴尔扎克再一次向他青年时代的故交、女友茹尔玛重复：

“若有人向我问起我的故交旧雨，我总是首先提到你。”他报告，

“三天前我终于结婚，娶了我唯一深爱的女人，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我将爱她直到我死。我想，我们的结合是上帝留给我的报酬，来抵销我遭遇到的这么多逆境。我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不得不经历并且最终克服的那些困难。我不曾有过幸福的童年，我的春天并没有缀上鲜花；现在

349

我将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天和甜美至极的秋季。从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许会觉得我这幸福美满的婚姻，是对我个人的安慰。您于是看到，经过长年的苦难，上天准备好了珍宝，留到最后才行分发。”

巴尔扎克封好了这些信件。现在他只有一个念头：追随着这些信件，终于启程回家。

这些信件里，不见他太太的附信，也不见她的片言只语。即使在这一时刻，巴尔扎克也未能说服他的妻子对他的家人略表亲近和殷勤。巴尔扎克只好勉强向母亲表示歉意：

“我的妻子本想在此信末了附上几行，但是信使已在等候，而她不得不卧床养病。她的双手因为关节炎肿得厉害，没法握笔写字。她将在我的下封信里向你表达她的尊敬。”

巴尔扎克每交一次好运，都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他没法启程上路；道路一直冰雪覆盖，无法通行。即使能够通车，他的健康状况也使他无法旅行。他过早为修饰幸运大街的房子订了鲜花。心脏病和肺炎重新发作，来势凶猛，打击他那已很虚弱的病体。

“我的心脏病和肺炎又复发一次，病情沉重。我们又失去很多优势，原来情况不错，仿佛我们取得了进展……在我眼前有一道黑纱，一直不肯退去，把一切全都遮住，这阻止我提笔写字……经过这个晴天霹雳，今天我第一次握笔。”

大家本来期望，至少现在埃娃太太会给巴尔扎克的母亲写几句话，来安慰一下老母亲对儿子病情的关切。可是巴尔扎克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加了几行：

“我的妻子简直忙得一分钟也不得闲，另外她的手肿得可怕，都是因为这里潮湿的缘故……”

两周以后，4月15日，巴尔扎克不得不再次振作起他的全部精力，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

“我几乎看不清楚字母，勉强给你写这封信。我的目疾其实使我既无法读书也无法写字。”

而这位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还依然没法下定决心给老太太写几行字。巴尔扎克不得不又找了一个不大靠谱的托词：这一次是她女儿生病，妈妈守

350

在床边，难以分身。她只是请巴尔扎克“向你转达她的敬意”。然后巴尔扎克不得不坦承自己的情况：

“我身体的情况极糟，无论是心脏还是肺都不行。稍稍动一动就上气不接下气，嗓子也说不出话来。”

他们两人终于决定启程出发，这次旅行极为可怕。刚到布罗迪，在波兰边境，巴尔扎克便极度衰弱。他毫无胃口，动不动就大汗淋漓，使他病情更加严重。熟识的朋友看见他，几乎都认不出他来。然后巴尔扎克在1850年5月11日，从德累斯顿向家里报告：

“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走完这段路程，平时只消六天就行。我们的生命不是一次，而是上百次直接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常常得用十五六个人，用绞盘把我们的马车从泥沼的窟窿里拽出来。我们陷在里面，直到车窗都深埋在泥沼里。可是最后，我们终于还是到达了目的地，都还活着，但是我们又病又累。这样一种旅行，使人老上十岁。我们不得不担心，我们会死在彼此的怀抱里，我们彼此又都如此相爱，你可以想象我们心情如何。”到达旅行的这一站时，巴尔扎克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而且一半失明。他无法迈上台阶，开始怀疑能否继续前往巴黎的行程：

“我的健康状况糟糕透顶……这一可怕的旅行使我的病情更加恶化。”尽管他视力大大衰退，他不得不自己动笔写信。他又只好为他妻子疏于礼数进行袒护：

“她对于你在前几次信上讲到的一切表示感谢。但是她的状况不佳，不允许她亲自给你写信。”

稀奇的是，使埃娃夫人的手指动作不灵的关节炎，并未阻止她在德累斯顿的珠宝店里挑来拣去，用两万五千法郎买下了她精挑细选的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在这几个月里，她既不能给巴尔扎克的母亲，也不能给他妹妹哪怕就写上这么一行半行，却完全能够用清晰坚定的字迹，写信向她女儿报告购买珠宝的情形。在巴尔扎克筋疲力尽、眼睛半盲的情况下躺在饭店房间里的时候，埃娃太太居然不想别的，只想珍珠项链，实在说明她的冷酷无情。非常说明她性格的是，在这封信里，巴尔扎克仅仅只是“善良的、亲爱的朋友”——夫人到处带来带去的一个负担而已。因为夫人知道，时间不会拖

351

得太长。

在德累斯顿的这些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只能从这些无所谓的句子里去体验。但是巴尔扎克必须把他的角色一演到底，他给妹妹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我就指望你了：你得让母亲明白，我到达幸运大街时，她可别在那儿。”

巴尔扎克明显地害怕这婆媳两人的见面，使用的是这样一个拙劣的借口：

“要是我们打开行李时，妈妈在旁边帮忙，她老人家定会感到尊严受到损伤。”

老太太始终对儿媳不大信任。几个月来，她忠心耿耿地保管好这些财宝，监督佣人，和供应商交涉。她知道，傲慢无礼的俄国公主最终不愿意在自己家里看见她。可是他们还给她一项任务：为了迎接新人，准备用鲜花装饰房子。然后老太太就得在新婚夫妇乘车抵达前，一声不响地悄然离去。仆人弗朗梭阿得恭候在门口，把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领进巴黎她那王府般豪华的府邸。楼里得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间所有的楼梯都得点上灯烛，得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会。但是老太太预感到这一切，早已悄无声息地前往絮累斯内她女儿家里去了。

巴尔扎克每次交上梦想中的好运，便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中付出代价。这次回家又遭到诅咒。他永远不仅是《幻灭》的作者，还是书中受苦受难的主人公。回到巴黎，抵达座落在幸运大街的新居门前，这一场景是他自己在他任何一本长篇小说中都编造不出的惊恐万状。他们夫妻两人是乘坐火车走完最后一段旅程的。列车误点，他们乘上马车，驰到新居门前时已是深夜。巴尔扎克焦躁不耐，心情紧张，不知道他的指示是否一丝不苟地得到了贯彻执行，所有的细节他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精准异常；他知道，每个花架、每个花瓶都放在哪里，有多少灯烛应该点燃。仆人应该怎么欢迎他们，他手里得擎着一个枝形烛架。

马车终于停下。弗朗梭阿信守诺言，屋子从上到下灯烛辉煌。但是门口却不见人影。他们拉响门铃，没人回答，灯火通明的房子里无声无息，一

352

片沉寂。有几个邻居走了过来，聚在一起。大家问来问去，全都不知所措。德·巴尔扎克夫人呆在车里，巴尔扎克则催促车夫，去找个锁匠来打开大门。他是使了大劲才争得这门亲事，如今则是使用暴力才打开大门，闯进他的新居。

接下来这一幕阴森可怕。在一个房间里，大家发现了仆人弗朗梭阿，他发疯了。想必就在这天深夜，他失去了理智，得连夜把他送进疯人院去。大家把这乱蹦乱叫的疯子制服，送走。与此同时，巴尔扎克把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领进他们热切渴望的新家。

353

第二十六章 终曲

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巴尔扎克命运的规律一再重新发生作用：他的梦想只能在书本中，永远也不能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实现。付出了难以名状的艰辛，作出了绝望的牺牲，怀抱着炽烈的期待，他终于安排好了这幢房子，为了在那里和他终于争取到的妻子一起共同生活“二十五年”。而实际上，他搬进这幢房子，只是为了在那里死去。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愿望布置了他的书房，决定在那里完成他的《人间喜剧》,写作五十多部新作的计划已经制订。可是他不会在这间书房里再写作一字一行。他的眼睛现在完全失明。我们保留的他在幸运大街写下的唯一的一封信令人震撼。这是写给他朋友台奥菲尔·戈蒂叶的一封信，是埃娃夫人的笔迹；只有一行附言是巴尔扎克吃力地涂写的：

“我没法再看书写字了。”

巴尔扎克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图书室，摆着价格高昂镶嵌花纹的书柜，但是他已无法再翻开任何书本。他用金色缎子裱糊的客厅，他本打算在这个沙龙里接待巴黎上流社会的名士和显贵。但是谁也不来拜访。每说一句话，他都嫌太累。医生也禁止他稍稍使劲说话。巴尔扎克布置了一个大画廊，挂上他心爱的名画。为了耸人听闻，让全巴黎都大吃一惊，他竟不声不响地悄然收集了这样无可比拟的珍藏。在想象中，他如何把他的这些珍藏的名画一幅一幅地展示给他的朋友们、诗人和艺术家们，并向他们逐一介绍。巴尔扎克原来梦想中的欢乐宫殿，如今对他而言，变成鬼气森森的地牢。他独自一人躺在这幢巨大的房子里；只有他母亲有时前来看他，怯生生地活像一个影子。因为巴尔扎克的太太——这点所有的证人都异口同声地

354

报告——对他缺乏真正的关怀，显出残酷的冷淡，在旅途中，在他们停留在德累斯顿时已表现得十分明显。

巴尔扎克太太的这种态度从她致女儿的书信中无可反驳地显露出来。信中傻乎乎地谈论花边啦，珠宝啦，或者新衣啦，几乎没有一行字听上去像是对她垂死的丈夫表示真挚的忧虑。“这个逗乐的小丑”——这是这群寻欢作乐者在心情更为欢快的日子里，给这个插科打诨的巴尔扎克取的外号。他太太现在也这样称呼这个几乎完全失明的丈夫，他只能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

“这个逗乐的小丑到达这里时情况很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遭。他已经不能走路，而且经常晕厥。”

每个看见巴尔扎克的人都知道，他已是废人。只有一个人不相信，也不愿相信，那就是他自己。他习惯于蔑视困难，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所以他具有无比强大、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使现在，他也不放弃斗争。有时候病情稍有好转，他的嗓子又能说话，他便振作起来，和前来打听他健康状况的客人谈天。他和他们讨论政治问题，表现出充分的信心。他试图欺骗别人，就像他自我欺骗那样。每个人都得相信，他身上还一直蕴藏着他旧日的力量。有时候回光返照，他那永远不会摧毁的劲头还真的又显现一次。

可是从夏天开始，已经不复存在任何怀疑。四位大夫：纳戛尔、路易、普和高基埃等四位医生，请来会诊。从他们的会诊报告可以看出：他们其实只认为应该采用缓释药品，偶尔加上一些轻度的兴奋剂。话说回来，大夫们似乎已经放弃巴尔扎克。最近几年才和巴尔扎克走得比较近的维克多·雨果，这几个礼拜表现得真够朋友。他发现巴尔扎克已经手脚摊开，一动不动地仰天躺着，脸烧得通红，只有眼睛还有一点生气。现在巴尔扎克自己也开始担心起来。他抱怨可能完成不了《人间喜剧》,他谈起他去世后如何处理他的作品。他逼着他的朋友，忠诚的纳戛尔大夫告诉他实话，他还能活多久。他从他老朋友的脸上看出，他的情况究竟如何。也许下面的话是真的——或许这只是一则虔诚的传说：据说，巴尔扎克在昏迷之中叫唤霍拉斯·比昂松的名字，这是他《人间喜剧》中的一位医生，能够完成科学上的奇迹。

355

“要是比昂松在这里就好了，他会救我一命!”

但是死亡的脚步正不可阻挡地向前迈进，这个死亡恐怖已极，比巴尔扎克描写的任何一个他笔下主人公的死亡都更加触目惊心。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了他对尸床上的巴尔扎克所作的一次探访：

“我拉响门铃。月亮穿过浓密的云层。街上阗无人迹。没人前来开

门。我第二次拉铃。门开处，一个使女手持一根蜡烛出现，‘先生，您有何贵干?’她在哭泣。我报了我的姓名。她让我走进楼下的客厅。对着壁炉，耸立着大卫·唐琪尔雕塑的巨型巴尔扎克大理石胸像，固定在墙上的一个支架上。客厅正中一张镶嵌奢华的桌子上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六尊品味极高的镀金小雕像支撑着这张桌子。另外一个使女走来，同样泪流满面，说道：‘他要死了。夫人已回到自己房里。医生们从昨天起就放弃对他的治疗。他的左腿上有一道伤口，这是坏疽病造成的，大夫们对此束手无策。他们说，水肿使他身体发胖。肉和皮全都变得和油脂一样，因此都没法扎针穿刺。一个月前，先生在一件家具的花纹上碰伤……从早上九点起，他就不再说话。夫人派人请来神父。神父来了之后给先生做了临终涂油礼。先生做了一个手势，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小时后，他把手伸给他妹妹德·苏尔维耶夫人。从十一点起，他一直痰喘。他撑不过今天夜晚。您要是愿意，我去把德·苏尔维耶先生请来。他还没有上床休息。’这个使女离去。我等了一会儿，烛光几乎没有照亮客厅里的家具和挂在墙上的那些普尔比斯①和荷尔拜因的华丽壮观的油画。在半明半暗的昏黄光线之中，大理石的胸像摇摇晃晃，犹如那个行将就木处于弥留之际的人的幽魂。尸臭弥漫全屋。德·苏尔维耶先生走来，向我证实了那个使女告诉我的一切。

“我们走过一道走廊，登上铺了红色地毯的楼梯，楼梯两旁装饰了许多艺术品，雕塑、花瓶、画幅和珐琅盘子，又走过一道走廊，我发现有道敞开的门。我听见一阵大声的痰喘，预示着灾难临头。我在巴尔扎克的房里。他的床就摆在房间中央。这是一张桃花心木打的床，床上装着横梁，挂着带子，床头床脚都装了一个机器，用来搬动病人。巴尔扎克躺在这张床上，脑袋枕着一堆软垫，上面还铺着房里卧榻上的几个红缎子靠垫。他的脸，颜色

① 弗朗斯·普尔比斯(1545—1581),尼德兰画家，以宗教画著称。

356

发紫，紫里透黑，侧向右边，没刮胡子，灰色的头发剃得很短；睁开的眼睛发僵。我看他的侧面：酷似皇帝①。一名年老的看护和一名仆人站在床的两边。床后的桌上点着灯，门边的五斗柜上，亮着另一盏灯。床头柜上放着一个银制的花瓶。仆人和看护沉默不语，一脸恐惧，侧耳倾听着那弥留之际的病人发出的痰喘。床边的灯以活跃的灯光照亮了壁炉上面悬挂着的一个面颊红润、微微含笑的年轻男子的画像。从床上散发出一股叫人无法忍受的恶臭。我掀开被子，握住巴尔扎克的手。手上满是汗水。我握了一握。他没有反应……

“看护对我说：‘天亮时他会死去。’我走下楼梯，脑海里还记着这张灰败的脸。我走过客厅时，又发现那尊胸像，一动不动，毫无感觉，神情庄严，发射出一道并不明确的光芒，我不由得把死亡和不朽加以比较。”

巴尔扎克于8月18日至19日的那天夜里去世。只有他的母亲守在他的身边。德·巴尔扎克夫人早已回到她自己的房里去了。

8月21日举行葬礼。在圣-菲力普·杜·胡勒教堂做了安魂弥撒。在滂沱大雨中，灵柩迁往墓地。可以看出，巴尔扎克的太太多么不了解他最深沉的愿望：由维克多·雨果、大仲马、圣-伯夫和巴洛施部长执绨。除了维克多·雨果之外，其余三人，在巴尔扎克健在时，没有一个和他走得很近。圣-伯夫甚至是他的死敌，是巴尔扎克唯一切齿痛恨的人。拉雪兹神父公墓被选作他安息的墓地，巴尔扎克一直很爱这个地方。他笔下的拉斯蒂涅克从这里睥睨全城，向巴黎宣战。这是巴尔扎克最后的住宅，只有在这里，没有债主来骚扰他，他得到安宁。

由维克多·雨果致墓前演说——只有他具有符合这一时刻的尊严和隆重：

“我们现在把一个人的灵柩送进墓穴。他属于那些公众仰慕的人们，整个舆论界表现的深切悲哀为他们送行。在我们经历过的这些时代，一切杜撰和虚构全是虚无。人们的目光不是投向统治者的头上，而是投向才智之士的头上。倘若才智之士有一人消失，全国都为之震颤，全民举哀：今天便是由于一位天才的去世而全民感到悲痛；全国举哀：由于一位天才辞世而

① 即拿破仑一世。

357

全国哀伤。先生们，巴尔扎克的名字将踏入光辉灿烂的历史陈迹，在未来宣示我们这一时代……

“他的死亡使法兰西为之震惊。几个月前他回归故乡。因为感到死期不远，他想再看一眼祖国，犹如有人在远行前夕再次回家，拥抱母亲。他的一生短促，但是充实；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岁月的数量。唉，这个强劲有力永不疲倦的劳作者，这位哲学家，思想家，诗人，这位天才在我们当中度过了充满狂风暴雨殊死搏斗的生活，一切伟人注定了要过这样的生活。现在他在安宁之中休憩。现在他凌驾于争吵仇恨之上。在他葬进坟墓的同一天他也走向荣誉的殿堂。从今以后，他将置身于飘浮在我们头上的霭霭云层之上，跻身于我们祖国的璀璨群星之中，闪闪发光。环立在此的诸位，你们大家都将受到诱惑，对他艳羡不止。但是，尽管我们面临这样的损失无比痛苦，我们对这灾难只好俯首认命。让我们和一切经历过艰难险阻悲伤哀痛的人一起接受这场灾难。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时代，偶尔有个伟人逝去，给大家充满怀疑和疑虑的精神带来一阵宗教的震撼，也许是件好事，也许十分必要。上苍知道，倘若它让人民面对最高的秘密，让人民深思死亡，它是在做什么。死亡是伟大的平等，同时也是伟大的自由。当一个崇高的精神仪态端庄地迈进另一个生活，当一个人展开天才的翅膀长久翱翔在群众头上，突然伸展那些人们未能看见的羽翼，消失在陌生世界之中时，只有庄严肃穆的思想可以充满我们的心灵。不对：这不是陌生世界!我已经在另一个痛苦的场合说过，我将不厌其烦地重复一遍：这不是黑夜——这是光明。这不是虚无——这是永恒。这不是终结——这是开始。听见我说这话，你们不觉得这真是如此吗?正是这样的一些灵柩，证明了永垂不朽……”

这是巴尔扎克作为生者从未听到过的话。从拉雪兹公墓出发，他将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去征服这座城市。

北航

C1724908

358